

马可·波罗



[俄] 什克洛夫斯基 / 著

杨玉波 / 译

金色俄罗斯

Золотая Россия



Матка Нана



四川人民出版社

金色俄罗斯
Золотая Россия

马可·波罗

Марко Поло



[俄] 什克洛夫斯基 / 著

杨玉波 /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可·波罗/ (俄罗斯) 什克洛夫斯基著; 杨玉波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 8
(金色俄罗斯)
ISBN 978-7-220-09918-2

I. ①马… II. ①什…②杨… III. ①历史小说—
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0347 号

Copyright © Viktor Shklovsky estat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LKOST Intl. Literary Agency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 [进]: 21-2016-250

MAKE · BOLUO

马可·波罗

[俄] 什克洛夫斯基 著
杨玉波 译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印制

张春晓
刘姣娇
张妮
李剑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7.25

字 数

155 千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9918-2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

汪剑钊

2014年2月7日至23日，第二十二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的索契落下帷幕，但其中一些场景却不断在我的脑海回旋。我不是一个体育迷，也无意对其中的各项赛事评头论足。不过，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出色的文艺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仍然为之感叹不已。它们印证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由衷的热爱和自觉的传承。前后两场典礼上所蕴含的丰厚的人文精髓是不能不让所有观者为之瞩目的。它们再次证明，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在世界上赢得足够的尊重，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快马与军刀，也不是凭借强大的海军或空军，更不是所谓的先进核武器和航母，而是他们在文化和科技上的卓越贡献。正是这些劳动成果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引燃了人们眸子里的惊奇。我们知道，武力带给人们的只有恐惧，而文化却值得给予永远的珍爱与敬重。

众所周知，《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托尔斯泰所著的

一部史诗性小说。小说的开篇便是沙皇的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家的舞会，这是介绍叙事艺术时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经典性例子。借助这段描写，托尔斯泰以他的天才之笔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一一拈出，为以后的宏大叙事嵌入了一根强劲的楔子。2014年2月7日晚，该届冬奥会开幕式的表演以芭蕾舞的形式再现了这一场景，令我们重温了“战争”前夜的“和平”魅力(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说，体育竞技堪称是一种和平方式的模拟性战争)。有意思的是，在各国健儿经过数十天的激烈争夺以后，2月23日，闭幕式让体育与文化有了再一次的亲密拥抱。总导演康斯坦丁·恩斯特希望“挑选一些对于世界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文化，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于是，他请出了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引以为傲的一部分重量级人物：伴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演奏，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经典作家和诗人在冰层上一一复活，与现代人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像雪片似的飘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滋润着后来者的灵魂。

美裔英国诗人 T. S. 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在各民族中，俄罗斯堪称最为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一个民族，而它辽阔的地理特征则为自己的文

学生态提供了一大片培植经典的金色的“林中空地”。迄今，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长成参天大树的作家与作品已不计其数。除上述提及的文学巨匠以外，19世纪的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费特等，20世纪的高尔基、勃洛克、安德列耶夫、什克洛夫斯基、普宁、索洛古勃、吉皮乌斯、苔菲、阿尔志跋绥夫、列米佐夫、什梅廖夫、波普拉夫斯基、哈尔姆斯等，均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入了经典的行列，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奇异的美与力量。

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巨人式的邻国，相似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沿革、相似的地理特征、相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特性，为它们的交往搭建了一个开阔的平台。早在1932年，鲁迅先生就为这种友谊写下一篇“贺词”——《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国新文学所受的“启发”，将其看作自己的“导师”和“朋友”。20世纪5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接近，中国与俄国在文化交流上曾出现过一个“蜜月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几乎就是外国文学的一个代名词。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些名著，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贵族之家》《猎人笔记》《战争与和平》《复活》《罪与罚》《第六病室》《丽人吟》《日瓦戈医生》《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静静的顿河》《带星星的火车票》《林中水滴》《金蔷薇》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曾经是坊间耳熟能详的书名，有不少读者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精彩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已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经典文本，就像已广为流传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

晚上》《三套车》《喀秋莎》《山楂树》等一样，后者似乎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民歌。迄今，它们仍在闪烁金子般的光芒。

不过，作为一座富矿，俄罗斯文学在中文中所显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宝藏仍在我们有限的视阈之外。其中，赫尔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费特的唯美，洛赫维茨卡娅的激情，索洛古勃与阿尔志跋绥夫在绝望中的希望，苔菲与阿维尔琴科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现实，哈尔姆斯的怪诞，等等，大多还停留在文学史上的地图式导游。为此，作为某种传承，也是出自传播和介绍的责任，我们编选和翻译了这套《金色俄罗斯》丛书，其目的是进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可以说，被选入本丛书的均是经过了淘洗和淬炼的经典文本，它们都配得上“金色”的荣誉。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就“经典”的概念略做一点说明。在汉语中，“经典”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朝是华夏民族展示凝聚力的重要朝代，当时的统治者不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也希望在文化上设立标杆与范型，亟盼对前代思想交流上的混乱与文化积累上的泥沙俱下状态进行一番清理与厘定。客观地说，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说也因此带来了“罢黜百家”的重大弊端。就文学而言，此前通称的《诗三百》也恰恰在那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被确定为后世一直崇奉的《诗经》。关于“经典”的含义，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有过一个初步的解释：“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这里，他将圣人与前贤的文字著述纳入经典的范畴，实际是

一种互证的做法。因为，历史上那些圣人贤达恰恰是因为他们杰出的言说才获得自己的荣名的。

那么，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经典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这样的释义：1. 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博览经典。2. 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不同于词典的抽象与枯涩，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归纳出了十四条非常感性的定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中两条：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其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参照上述定义，我们觉得，经典就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而得以流传的文化结晶，表现为文字或其他传媒方式，在某个领域或范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可以成为某个民族，甚或整个人类的精神生产的象征与标识。换一个说法，每一部经典都是对时间之流逝的一次成功阻击。经典的诞生与存在可以让时间静止下来，打开又一扇大门，带你进入崭新的世界，为虚幻的人生提供另一种真实。

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确实如卡尔维诺所说：“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订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那么，正如沙漠对水的渴望一样，在漠视经典的时代，我们还是要高举经典的大纛，并且以卡尔维诺的另一段话镌刻

其上：“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愿《金色俄罗斯》能走进你的藏书室，走进你的精神生活，走进你的内心！

译 序

杨玉波

维克多·鲍里索维奇·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是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人物,他的一些文论著作,如《作为手法的艺术》《故事和小说的结构》《散文理论》等,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译介到国内,其散文理论,尤其是陌生化诗学多年来备受国内读者和研究者关注。什氏的文艺理论和主张在20世纪欧美文艺理论界颇具影响,甚至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和走向具有奠基性作用。除了文艺理论著作外,什氏还写了大量的散文作品,他不仅是卓越的文论家,也是一个创作颇丰的作家,其文学创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俄罗斯文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可·波罗》是什氏创作的历史小说,体现出作家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丝路文化、中国文化浓厚的兴趣和关注。

作为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在文学领域中的活动始于 1913 年 12 月，当时他在未来派讨论会上做了题为《未来派在语言史上的地位》的报告，自此直至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他一直大力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出版了《词语的复活》（1914）、《马步》（1919—1923）、《罗扎诺夫》（1921）、《散文理论》（1925）、《汉堡记分法》（1923—1928）等文论著作，从而成为形式主义学派的核心人物和代表人物。与此同时，什氏也从事文学创作，在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等方面均展露出独特的才华。早在 1908 年他就创作了第一部短篇小说《悲痛的理由》，发表在杂志《春天》上。什氏最初还创作过诗歌，出版过诗集《沉重的命运》（1914）和《占领》（1915），但是其独立的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而电影脚本多为与人合作。

1921 年至 1922 年初生活在彼得堡期间，什克洛夫斯基在写作文艺理论文章的同时，还出版了回忆录《革命与前线》（1919）、《尾声》（1921）、《书桌》（1922）。1922 年 3 月，什氏逃亡到德国。1923 年 1 月于柏林出版自传体小说《感伤的旅行》，这部小说由此前发表的三部小说《革命与前线》《尾声》《书桌》“剪辑”而成，同年还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动物园。不谈爱情的信札，或者第三个爱洛伊丝》（1990 年俄罗斯“莫斯科”出版社首次出版）。

1923 年 9 月，什克洛夫斯基经高尔基等人斡旋结束侨居生活回到祖国，定居在莫斯科继续从事文学工作。在回国后之初的 20 年代

里，什氏常常在定期出版物上刊发文章，1925 年出版了文集《散文理论》（其中收入的都是他的一些旧作），同年与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1895—1963）合著出版了描写未来化学战争的长篇冒险小说《芥子气》（1925）。1926 年出版《第三工厂》，从而完成了自传体三部曲（另外两部分别为《感伤的旅行》和《动物园》）的创作。此后，什氏出版一系列探讨现当代文学的著作，其中包括《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成功与失败》（1926）、《五位熟人》（1927）和《汉堡计分法》（1928）。由于在莫斯科国家第三电影制造厂工作的关系，什氏在上述时期还写了很多影评文章以及一些电影脚本，有的是独立完成的，有的是与他人合著，例如 1926 年创作的《奴才的翅膀》《依法执行》《叛徒》，1927 年创作的《坑坑洼洼》，1928 年创作的《两个装甲兵》《特鲁博娜亚街公寓》《哥萨克》《上尉的女儿》《牛虻》《最后一个节目》，等等。随后，什氏的兴趣逐渐转向文学史领域，1928 年写作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材料与风格》。此外，20 世纪 20—30 年代什氏创作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例如《约会》《手表的故事》《生与死的故事》，关于有轨电车的民间故事《再谈爱情》《户籍管理处》等。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时代的氛围也在改变，开始出现一些批判形式主义方法的书籍和文章，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严厉的批判。在这种氛围之下，对于什克洛夫斯基而言，继续保持原有的立场并写作和发表相关论著似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当时的许多作家来说，从事文学活动相对安全的方式剩下了两个：要么是儿童文学，要么是历史传记文学。许多批评家、

文论家因此从文学研究转入了儿童文学创作，例如阿·伊维奇、尼·波格丹诺夫、弗·特列宁、捷·格里茨等人。什克洛夫斯基也将理论研究暂时搁置一旁，表现出对历史题材作品创作的浓厚兴趣，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几部小说，主人公均为历史人物，例如《马特维·科马罗夫，莫斯科市民》（1929）、《贵族博洛托夫简短而可信的故事》（1930）、《主教仆役的生活》（1931）、《侦探马可·波罗》（1931）等。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什克洛夫斯基虽然也写了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但较此前减少。他此时主要关注当代文学，评论过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在这一时期，什氏的兴趣仍然集中在历史上，1940 年创作了历史小说《米宁和波扎尔斯基》（1940）。卫国战争期间，作家被疏散到阿拉木图，这一时期的印象主要反映在《相会》（1944）一书中。战后一段时期，什氏论著极少，他主要的文学活动是电影剧本创作，例如《阿利舍尔·纳沃伊》（1947）、《远方的未婚妻》（1948）、《丘克和盖克》（1953）。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界对形式主义学派开始重新评价，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迪尼亚科夫等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和见解得到肯定。什克洛夫斯基重新回到文学研究和理论探讨上来，而且仍然是从形式主义方法的角度进行文艺理论研究，这原本就是他一生钟情的事业。在这个时期，什氏相继出版的文学研究著作有：《关于俄国古典作家小说的札记》（1953），《赞成与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1957），《艺

术散文。思考与评论》(1959),《四十年文集。论电影的文章》(1965),提出“不相似之中的相似”的文艺理论著作《弓弦》(1970),1979年获得苏联国家奖的《爱森斯坦》(该书第一版发表于1973),《迷雾的动力》(1981),《散文理论》(1983),等等。除了上述理论研究著作以外,什氏出版了《中短篇历史小说》(1958),其中几篇小说以前发表过,此次出版时作家进行了修订和补充,还有一些小说是以前创作的,但是在这一文集中首次发表。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什克洛夫斯基仍在坚持文学创作,例如1962年创作的描写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录《往事》,1963年创作的传记小说《列夫·托尔斯泰传》,1966年的两卷本小说集《关于小说的故事》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自传体回忆录《往事》于1972年拍成多集电视剧,什氏因此作为小说家更为出名,其读者越来越多,读者群体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作为奥波亚兹(诗歌语言研究会)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之一,什克洛夫斯基将新的理论和思维、新的术语和方法带进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呼吁在文学研究中要重视作品的结构,而非作品反映的社会类型和关系。不仅如此,什氏还通过文学创作践行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主张,其作品风格独特,与传统的小小说面貌迥异而自成一体,费定、卡维林、左琴科、阿尔汉格爾斯基、拉扎列夫、拉萨金、萨尔诺夫等许多著名作家都纷纷效仿。关于什氏的散文创作,艾亨鲍姆在《论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一文中指出:“文学就像呼吸、就像步态一样是他本身所固有的。文学是他的爱好之一。他品尝它的味道,知道用什么来创造它,他自己也喜欢烹饪文学之餐,

喜欢将其多样化。”确实，什氏自始至终都在以独特之笔引领读者品味多样化的文学大餐，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研究者和创作者。可以说，什克洛夫斯基之于俄罗斯文学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二

在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作品中，历史小说占有重要地位，《马可·波罗》是其中创作较早、较为特别的一部小说。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什氏在近 40 年间的散文创作中多次触及马可·波罗及其相关故事。早在 1931 年，什氏就写过一本关于马可·波罗的小册子，名为《侦探马可·波罗》，由莫斯科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为儿童系列丛书“先驱就是第一”所撰写的，作家依据马可·波罗（所做游记描写了其一生的故事，其中的叙述十分有趣，篇幅接近中篇，可谓后来的《马可·波罗》一书的简写本。1935 年什氏将小说进行修改，一些片段刊发在杂志《星火报》（1935 年第 14 期）、《接班人》（1935 年第 6 期）上面，其全文载于杂志《旗》（1935 年第 6 期和第 7 期）。1936 年，什氏为系列丛书“杰出人物生平”撰稿，再次修改小说《马可·波罗》并出版单行本。1958 年，经过修改和补充，《马可·波罗》收入什氏的文集《中短篇历史小说》，由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终成定稿。此外，1969 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还出版了什氏所撰写的儿童读物《地球侦探马可·波罗》。

作为 13 世纪的旅行家和商人，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名字可谓

具有世界性意义。在热那亚监狱里，马可·波罗向狱友鲁斯梯谦讲述了自己的旅行及见闻，后者记录并整理成书出版，1307年马可·波罗亲自修订并将书再版，汉译本多名为《马可·波罗游记》或《马可·波罗行纪》。此后相当长的时间，该书一直是欧洲了解和认识东亚的唯一文献资料，并被翻译为多种欧洲语言。从欧洲到东方的陆路经过俄罗斯南部，因而马可·波罗在其游记的最后一章中描写了俄罗斯和俄罗斯人。该书的俄文译本最早出现在1861—1862年，什氏主要参照的是1902年出版的И. П. 米纳耶夫（И. П. Минаев，1840—1890）的译本。米纳耶夫是俄罗斯著名的东方学家，其译本在出版时由东方学家、科学院院士巴托尔德（1869—1930，В. В. Бартольд）审校，从而确保了该书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这也许正是什氏选择该译本的主要缘由。需要指出的是，什氏在创作《马可·波罗》时并未仅仅参考《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而是对比和研究了很多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例如意大利传教士若望·柏郎嘉宾的《蒙古史》、西班牙旅行家兼作家克拉维约的《克拉维约东使记》等书。他虽然以马可·波罗的叙述为基石，但是却在小说中融入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和结论。

随着马可·波罗逐渐为欧亚许多国家的人民所了解，他的人生历程、他的经历和遭遇也随之引起世人关注，许多国家出版了描写马可·波罗的传记作品或小说，尤其是20世纪以来，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在不同国家、不同作者笔下，马可·波罗的形象也不尽相同，什氏也在《马可·波罗》中塑造了威尼斯贵族的伟大后裔的形象。

什克洛夫斯基小说中的马可·波罗，首先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威尼斯贵族。马可·波罗的家族虽然“算不上是最富有或最有声望的家族”，但是他的“祖先们在威尼斯拥有显赫的地位”。什克洛夫斯基在小说《马可·波罗》中则不吝笔墨，多方证明马可·波罗出身于威尼斯贵族。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拥有贵族的徽章，因此马可·波罗也有贵族徽章，有权经商，甚至有权担任公爵。马可·波罗出生时即丧母，父亲远在异国他乡，他由亲戚抚养长大。即便如此，马可·波罗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仍然接受了贵族教育，学习了射箭、划船等威尼斯贵族必须要学习的技能。在没有父母约束的情况下，马可·波罗相对自由地成长，反而培养了他无拘无束、无所畏惧以及“积极进取的性格”。所以，虽然所有人都惧怕忽必烈，马可·波罗却是个例外，不仅如此，马可·波罗“谁都不怕”。正是具有这种无所畏惧的性格和精神，马可·波罗才能随同父亲和叔父穿越漫长的丝绸之路、克服重重阻碍和危险来到中国，并最终想尽办法回到家乡威尼斯。其次，马可·波罗是深受可汗喜爱和信任的“智者”。马可·波罗聪颖异常，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会多种语言。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来到蒙古以后，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了他们的语言（蒙古语）和四种文字（八思巴文、阿拉伯文、回鹘文和叙利亚文）及其书写。马可·波罗还会说法语，会用这些语言说出货物名称。马可·波罗不仅具有语言天赋，而且他还有超常的记忆力，凡是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道路情况，马可·波罗都清楚地记得，也都会讲给可汗听，深受可汗喜爱和信任，并被称为“智者”，从而逐渐成为可汗身边关系亲密的人。